城市阅读客厅

上图讲座:41年前就是“网红”

■ 本报记者 雷册渊

每逢周末,去参加哪个读书会,已是沪上书友们一道艰难的选择题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上海大大小小的读书组织有3万多个,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。

走出个人的书房,走进公共阅读的“客厅”,这些各具特色的读书会,为书香上海更添馥郁。本期开始,本刊推出“城市阅读客厅”系列报道,通过对上海各具特色的读书会的介绍,交流组织读书会的好做法,分享发生在读书会里的好故事,激发人们更大的阅读热忱。

愿阅读在上海,成为365天的常态。“城市阅读客厅”,灯长亮,人长在,书香恒溢。

在一次沪上知名读书会的交流会上,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一句“我们上图讲座去年刚过了40岁生日”,“惊”到了大家,一个这两年才火起来的读书会的主办者立刻卖萌:“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小‘BB’(宝宝英文baby的缩写)、小可爱。”

1978年开讲至今,上图讲座是真正的“网红”——六大板块18个系列人气爆棚,3400多场次吸引直接听众150多万人……首期“城市阅读客厅”,就让我们走进上图讲座这间红了41年、还在继续红下去的书香客厅吧。

上图讲座是上海读书会的老字号。 资料图片

带给百姓最想听的信息

1978年的中国,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:两年前,“四人帮”被彻底粉碎;一年前,高考恢复,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正在想方设法回到故乡……

“究竟该往哪儿走”成为盘旋在很多中国人脑海中的大问号。人们一面抓紧补上“十年浩劫”落下的文化课,一面迫切地想要了解时事,补上“时政课”。

上图讲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讲的,顺应了那时普通民众对时政信息的渴望和对家国命运的关注——1978年1月6日,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周年纪念日的前两天,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黄宗英受邀来到上海图书馆,为现场观众深情讲述《缅怀周总理》的故事。那天,会场里挤进了2000余名听众,这是上图讲座记录在册的第一场讲座。

那一年的12月18日,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,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,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;

那一年的冬天,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以“托孤”的方式,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,这份中国农村改革“宣言”,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
而在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之前,上海图书馆率先在全国图书馆界吹响了号角——开设人人都可以来听的公共时事讲座,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件惊天动地的新鲜事,成为上海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城市精神的生动例证。以此发展而来的以时政信息为主的大型宏观系列讲座,在上图讲座的各个系列中历史最久、听众最多、影响最大,成为上图讲座的发展基石。

如今,那个信息匮乏、交流不畅的年代早已远去,但上图讲座仍以追踪热点、关注社会民生、总览国际时政为宗旨,致力于深入、精准地解读党和政府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成为其最显著的特色和林立于众多读书会中的“看家本领”。

图书馆形态因此而改变

除了具有开篇意义的1978年,在上图讲座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,有几个时间节点同样意义不凡,值得铭记。

1996年,位于淮海中路1555号的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,正式对外开放。上图讲座终于结束了之前借场地办讲座的历史,有了固定的举办地。

“以前要办一场上图讲座比现在麻烦得多,每次办讲座,上图的老同事们都要出去借场地,体育馆、工人文化宫、市府礼堂……都有他们的身影。”上海图书馆会展中心主任吴敏告诉记者,直到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,专门的多功能厅才成为上图讲座的固定举办地。

场地固定后,上图讲座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,无论前来开讲的嘉宾还是听众,对上图讲座的认同感越来越强。上图讲座也从早期以时政为主,延伸出时政、文化、社会、艺术、法律、教育、科技等各个专题讲座,百花争艳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城市教室”“市民课堂”,并荣获首届文化部创新奖。

上图讲座的开设,还影响了全国其他图书馆的业务模式,甚至对各地图书馆的空间形态也影响不小。

2005年,第一届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工作会议召开,确立了“讲座工作成为图书馆的核心业务”的新理念。“讲座从以前图书馆业务中比较边缘的地位,一下子变成了核心业务,全国各个图书馆都在办讲座,很快形成了一股浪潮。”吴敏告诉记者,“不仅图书馆讲座蓬勃发展,就连许多新建的图书馆也因为讲座和读书会的需要,增设多功能厅、报告厅,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物理空间。”

图书馆不再只是借阅图书的场所,更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,承载了更多的城市文化服务功能。

从那时起,上图先后与全国170余家公共图书馆签约,共享信息文化资源,还出版了一些理论书,如《引领·启智——论图书馆讲座工作的发展与推广》《公众讲座的理论与实践》,分享经验,服务全国。

在世博会倒计时1000天之际,上图讲座推出“走进世博会系列讲座”,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及港澳地区,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,上图讲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了第一个高潮。

“大家”对话“大家”

上图讲座的嘉宾阵容里,从来就不缺乏“大家”—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这里与听众分享自己“与文学结缘的故事”;学者易中天与听众一起探讨“成长中的关键词”;中科院院士汪品先邀市民探寻“人类与海洋”的奥秘;苹果公司“白色语言”缔造者、乔布斯终生好友艾斯林格分享对中国工业设计创新转型的见解;樊锦诗、单霁翔、陈忠实、赵启正、葛兆光、罗伯特·麦基等国内外一流专家、学者,纷纷走进上图讲座,带来各自的真知灼见。

来的次数最多的,是作家王蒙。他曾先后10次做客上图讲座,坦言上图讲座吸引他的地方在于:一是上图多功能厅的大小、布局都非常合他的心意;二是上海听众水平高、有见地。

作家白先勇也有相同的感受:“我曾3次参加上图讲座,分享文学、昆曲和电影的心得,每次活动都十分尽兴,因为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氛围,听众朋友尤其是不少青年人对文艺作品的挚爱让我印象深刻。”

2002年12月,上海作协主席、作家王安忆登台上图讲座,拉开了“名家解读名著”系列讲座的序幕。该系列至今已逾80讲,一批知名作家、学者陆续登台,解读经典,引领听众感悟文学的无穷魅力。每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,上图讲座的“名家新作”系列也会精选优质图书,邀请国内外名家作者带着自己的新作与听众分享……

经过长时间大师们的熏陶,上图多功能厅的墙壁都有了一层厚厚的文化“包浆”。

但传统讲座形式是“我讲你听”,面对“大家”,大家需要平视的眼光、交流的双通道。何毅说:“‘大家讲坛’要真正成为‘大家的讲坛’,才会更有活力和吸引力。”从2011年开始,上图讲座团队就开始了创新形式、增强互动的探索。他们定期拟定主题,向社会发出邀请,为大众提供舞台。比如讲《红楼梦》,有红学专家刘心武坐镇的“大家论坛”解读,亦有普通读者的“草根”解读,“大家”有“大家”的解读,大家亦有大家的解读,“大家”与大家,各展风采,不同视角,平等对话,相互启发。

另一个“多功能厅”

去年,上图讲座迎来40岁生日。

如果说年轻的上图讲座专注的是文化解读的话,那么步入不惑之年的上图讲座,开始更注重文化的体验。

随着大众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提高,上图讲座适时推出了音乐、美术、戏曲等一系列艺术课堂,不仅邀请名家名师与观众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,更带领观众现场演绎,营造沉浸式的体验氛围。

文化体验之外,上图讲座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——文化研究。得益于上海图书馆综合性研究型机构的定位,上图讲座推出了一些面向专业人士的文化研究课题。

“从点到面到块,从单一到全面到立体,上图试图构建城市文化的‘第三空间’。”何毅如是说。

新媒介、新技术、新平台成为上图讲座的另一个“多功能厅”,讲座+新科技的“乘法效应”打破了时空的限制,为成千上万的听众打造了一个“没有围墙的教室”。

2013年,上图讲座推出微信公众号“讲座图书馆”,又是全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数字讲座。人们进入公众号,就能零门槛、一站式了解讲座活动信息、预约听讲、讲后复听,还可以对上图讲座的工作进行评价和意见反馈。根据新媒体传播特点和受众阅听习惯,这间虚拟的“多功能厅”分主题设计了8分钟时长的“微讲座”,和喜马拉雅等新媒体平台合作后,点击率已经超过了580万人次。

瞄准未来人群也是上图讲座的发力方向,面向小学生的国学班、上图讲座进高校等,都是在培育“明天”,“影响将要影响社会的人,培养他们面向未来、面向国际的眼光。”

因为老一辈上图人的创新,才有了上图讲座;今天的上图人,又以持续的创新,不断更新上图讲座在新时代的存在方式。创新不是为了吸引眼球,不是为了打造一时“网红”,开讲41年,承担的是一份文化的责任。

序言

一门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学问

■ 王道还

早在1863年,比较解剖学家赫胥黎就发表了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》,指出猿类的解剖构造,与人类比较相似,与猴类的差异较大。现代遗传研究,也发现人类与非洲大猿非常类似。尤其是两种黑猩猩基因组与人类的差异不过1.6%。因此,人类便是“第三种黑猩猩”。三种黑猩猩的遗传差异那么小,表示各自独立后的演化史非常“浅薄”,据估计,大约在700万年前,人类才分化出来,走上独立演化的道路。

人类为何能从猿类中脱颖而出?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其实直立猿(人类祖先)所以能够“走出去”,脱离传统的大猿栖境,别开生面,另创新局,全仗直立的姿态。而且,直立姿态几乎全面地牵扯了猿类身体的基本结构,骨盘、脊椎不用说了,连胎儿的发育模式都受影响。

因此我们虽然不清楚当初人类祖先“出走”的肇因,直立的“结果”却是深远的,例如人类自豪的大脑,就是直立姿态的“副产品”。但是,人类演化史上,大脑、文化业绩与物种之间的关系,一直没有什么“逻辑”可言。例如,大脑的确有逐渐增大的事实,但是却没有在文化史上激起相应的发展。也就是说,新的体质类型出现的时候,并非总是伴随着新的文化类型。似乎文化发展总是慢半拍,落后于体质类型的演化。

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关系,由于考古资料丰富,更凸显了这个现象。尼安德特人化石在达尔文发表《物种起源》(1859年)之前就已经发现了,他与现代人的关系一直是古人类学争论不休的焦点。典型的尼安德特人,生活于12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欧洲与西亚。他们比现代人身材稍矮,体格粗壮魁梧,脑容量已达到现代人的标准,但是头和大脑形态与现代人稍有不同。十几万年前,现代人的祖先刚在非洲出现时,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奇的文化创作。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曾经生活在同一地区,共享同样的文化。直到4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灭绝的前夕,现代人似乎才发展出新奇的文化类型(旧石器晚期文化)。

这个事实有什么意义呢?为什么体质演化似乎与文化创作没有关系?作者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,因为作者不是“正统的”人类学家。在精神意趣上,作者可说是“今之古人”,以传统“自然史”发展之路揭示人性的根源——这才是本书的特色。20世纪初学院派人类学正式在学术社群中生根,可是传统的“人类自然史”架构却解组了:生物的归生物,文化的归文化,好端端一个人类学搞出了“两个文化”。

事实上,人类的确是自然孕育的“怪胎”。我们从自然来,可是又与其他动物有别。人类自然史一定是一门“究天人之际”的学问,必须解答“人性”起源的问题。在人类500万年以上的演化史上,我们认得出的“人性”最近几万年才出现,而我们现在对“人性”的理想与期望,是这1万年才发展出来的。因此,不仅深入人类的生物学背景,是理解与凸显“人性”特征的重要钥匙,人性“发展”的秘密也不可轻易放过。否则,有的社群几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,有的社群到了19世纪仍处在石器时代,如何解释?本书对于这些重大议题,如两性关系、族群关系、生态问题,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《第三种黑猩猩——人类的身世与未来》
[美]贾雷德·戴蒙德 著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解放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: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021-22898552

西路军女红军团长 王泉媛

王霞 著

一张新网又张开了

马进昌的两个卫兵挺着刺刀一步步直逼过来。

王泉媛没有喊,甚至不想逃。她已经迈下铁桥的双脚重新走上铁桥。她站在一纵身就能跳进河水的铁栅栏前,等待着那两个急红了眼的卫兵走近,她期待他们来抓她。只要他们上前把手伸过来,她就纵身一跳。那滚滚的河水,那聚了散、散了聚的水漩就是她的家、她的归宿……

两个卫兵不明白这位女团长玩什么花招,不敢贸然行动。他们嘀咕了一阵后,把枪背起来,走到王泉媛跟前。“王团长!”那个班长叫道,“王团长,你不要害怕,我们是来投奔你的!”另一个土匪也说:“是啊,王团长,帮我们找份工作吧!”土匪班长又说:“我们不想在马进昌那干了。”王泉媛笑了笑,说:“你们不要欺骗我。我知道你们是来抓我的。活着,你们是万万抓不回去的;死的,你们就到黄河里去抓吧。”一听这话,匪班长急了,“哎,王团长不要这样讲。我们不是这样想的。我们认为你本事很大。”另一个附和道:“对,本事很大。”“是个女团长!”“对,是个女团长!”王泉媛说:“我没什么本事。”匪班长不信:“没本事哪能当团长?”另一个土匪还想附和,才说了句“是啊”,被匪班长踹了一脚。匪班长又说:“我们只想求你帮个忙,在兰州找个工作,我们也好有碗饭吃!”王泉媛苦笑了一下说:“我自己都要去讨饭,我到哪里去给你们找工作呀?”匪班长又说:“这样吧,我们两个到你住的店里歇一歇可以吧?”“可以。”两个匪兵跟在王泉媛左右走下黄河大桥,走向桥北不远处的杨家小店。到了小店,匪班长命令匪兵守着王泉媛的房门,他找到店里杨老板。“你是老板?”匪班长打量着30多岁、中等个的男人。这男人正是赶大车的对王泉媛提到的杨老板。见两个背枪的兵闯进他的小店,他不知他们要干什么。匪班长又说:“昨天晚上,你这店里住进来两个女的!”杨老板说:“没有。”匪班长一口咬定:“住进来了!”

杨老板纠正道:“不是两个女的,只住进来一男一女。”

匪班长得意地说:“那个男的就是女的!她是个红军女团长,是我们马团长的老婆,没留神让她跑掉了。现在我们要把她抓回去,请你配合一下。”

杨老板说:“抓人我不反对。拿来!”

“什么?”

“条子。”

“我没条子!前天夜里走得急,没打条子。”

“混账!”杨老板急了骂道:“哪有开店的有进没出!你没条子就把住店的抓走,将来有人问我要人,我上哪找你去?有人问她们去哪儿了,我如何跟他们说?你们两个看见人家是女的就起歹心了,想占她们的便宜,我马上去报告警察局,把你们两个抓起来!”

匪班长想使横,可兰州不是马步青的地盘,更不是马进昌的,因此听说老板要去报告警察局,他真的紧张了。

杨老板一番话把两个匪兵吓得灰溜溜地走了。他担心他们再回来,当时就走过铁桥去报告了兰州市警察局。警察局认为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,告诉杨老板马上派人调查这件事,当即就通知了所属六个分局,并报告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和国民党省政府。

在杨老板重返小店之前,一张新网又张开在了王泉媛面前。

杨老板回到小店把匪班长要他配合抓人的事告诉了王泉媛。接着,他又说:“我一看那小子就不是好东西。那两个当兵的想搞你们的鬼。还说你们是红军,还说你是团长。我已经报告了警察局,他们马上就派人来调查这件事。”

王泉媛一惊:“杨老板,你说你已经报告了警察局?”“是呀!不能让那两个兵把你们带走!”“糟了!”王泉媛担心重落马匪手中。杨老板不知内情,安慰她道:“不会出事的,等来人调查,你就说那两个匪兵跟着你进了店……”他看到两个女人坐立不安,神情紧张,心里陡生疑团,“莫不是你们真的是红军?你真的是团长?”

王泉媛猜测敌人也许已经包围了小院,不能再瞒店老板了,她点点头,说:“我们两个都是红军,后来失败了,我们被抓去坐牢,再后来,我被分给马步青一个团长当老婆。我们逃出来不容易,杨大哥,你是个好人,一定要帮助我们。”

杨老板原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,没想到却害了两个女人。

他懊悔地一屁股坐在炕沿上,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突然,有人敲门,三个人都暗吃一惊。杨嫂推开门,见了杨老板就说:“不知又出啥事了,那帮便衣又在外面转悠。”“便衣来了?”杨老板恐惧地问。杨嫂说:“我正要出去,把我堵回来了,说是要检查。”杨老板沮丧地说:“是我把他们招来的。”“为什么?”院里传来陌生人的吆喝声。屋里几个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杨老板见没有时间解释,就说:“回头我再告诉你。”然后对王泉媛说:“王团长,千万不要说去找八路军办事处。前几天有个男红军告诉他们说找八办,结果被他们带走,当天夜里就杀了。”

杨老板和杨嫂急火火地走了,屋里只剩下王泉媛和王秀英。不一会儿,敲门声响起。王秀英受惊了一般紧紧抱住了王泉媛的胳膊,“姑姑,我怕!”

门从外面被一脚踹开。

王泉媛没有看进来的人,对王秀英也是对自己说:“别怕。”

进来的是几个便衣,从他们鼓鼓的腰里可以看出,他们都带着枪。

“你们从哪儿来的?”

“永昌。”

“到哪儿去呀?”

“陕西。”

“去干什么?”

“找我姐夫。”

“路条子拿来看看!”

王泉媛把路条给便衣。

便衣上下正反看了半天,将路条还给了她,另外几个便衣翻了翻她们的包袱,什么也没说,走了。

(三十一)

连载